



外面的世界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袁筱一 译

Outside

Marguerite Duras

作家出版社

(京权) 图字: 01-2006-755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外面的世界 / (法) 杜拉斯著; 袁筱一译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 1

ISBN 978-7-5063-3879-0

I. 外… II. ①杜… ②袁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法国-现代②随笔-作品集-法国-现代 IV. 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6156 号

Marguerite Duras: Outside

© P. O. L éditeur, 1984.

外面的世界

作者: (法) 玛格丽特·杜拉斯

译者: 袁筱一

责任编辑: 启 天

装帧设计: 陆智昌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250 千

印张: 11.25

插页: 2

版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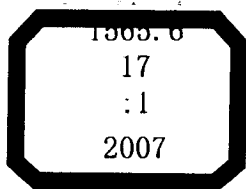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063-3879-0

定价: 2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外面的世界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袁筱一 译

Outside

Marguerite Duras

作家出版社

Outside

Marguerite Duras

目 录

译 序.....	9
再版序.....	13
前 言.....	18
关于文章排列的顺序.....	22
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.....	25
小学生杜弗莱斯恩可以做得更好.....	27
"LILAS"这个词的高和宽差不多.....	33
巴塔耶、费多和上帝.....	37
关于乔治·巴塔耶.....	45
啊，不再有绞刑了吗？（从王宫咖啡馆听来的谈话）.....	48
下等人的巴黎.....	51
巴黎的旅游业.....	53
维耶特的贵族血统.....	59
莫尔尼公爵的沼泽地.....	67
巴黎的拥挤.....	71
百分之一的小说可见天日.....	74
人造卫星时代的孩子并不胡思乱想.....	81
只够两个人的，就没有第三个人的份.....	86

公交公司的这些先生们.....	90
巴黎的种族主义.....	94
走开!	97
皮埃尔·A, 七岁零五个月.....	100
为《七月十四日》辯.....	107
布达佩斯的杀手们.....	110
巴黎, 8月6日.....	115
引人发笑的绘画(杰尼克·杜科的画展).....	119
塞纳-瓦兹, 我的故土.....	123
奥朗什的纳迪娜.....	131
"垃圾箱"和"木板"要死了.....	140
施瓦西-勒洛瓦的恐慌.....	145
和一个不思悔改的"小流氓"的谈话.....	153
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区.....	180
与一个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对话.....	194
快乐的绝望之路.....	204
这个黑色的大家伙.....	215
恐怖的知识(罗伯特·兰阿尔的《工作台》).....	218
被驱逐出威尼斯的人: 萨特.....	223
萨洛尼克的猛兽(瓦西里斯-瓦西里科斯的《Z》).....	227
载着一千具尸体的火车从巴基斯坦开来.....	233
让-玛丽·斯特罗布的《奥通》.....	236

塞里格-里斯.....	240
德尔菲娜·塞里格，不为我们所知的名人.....	242
让娜·莫罗.....	249
玛尔戈·冯泰恩.....	262
蕾奥蒂娜·普里斯.....	270
玛德莱娜·勒诺是个天才.....	275
美丽娜.....	282
西尔维亚和她的灵魂.....	290
芭铎皇后.....	298
卡拉斯.....	303
让娜·索盖.....	306
大海深处(玛丽-皮埃尔·梯耶博的展览).....	312
阿基·库罗达的《种种黑暗》.....	314
卡洛斯·达莱西奥.....	318
让-皮埃尔·瑟通的《城市喧嚣》.....	320
弗朗西斯·培根访谈录.....	323
一部光辉灿烂的著作(《卡他夫没药》，莫尼克·维蒂著).....	330
韭葱汤.....	334
面黄肌瘦的孩子.....	336
源于同一份爱的恐惧.....	340
罪恶的幸福梦想.....	343
没有死在集中营里.....	349
泰奥朵拉.....	355

译序

我以为我已经到了远离杜拉斯的年龄，她的激情，她的绝望，她时时刻刻处在死亡阴影之下的歇斯底里。我不再可以用欣赏的眼光看她酗酒、唠叨和写作，我已经不再关注她的生命，不再可以像十八岁的时候那样深深地为她所震撼。

十八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读到杜拉斯作品，是她的《情人》，王道乾先生的译本。后来看到了电影，再后来读到了法文本，再后来一发不可收拾地读下去，《琴声如诉》、《广岛之恋》、《长别离》、《抵挡太平洋的堤坝》、《副领事》等等，等等。再后来我做了关于杜拉斯的论文。她的情人，她的湄公河，她的黑暗，她的空茫，她的暴力。

这时节，杜拉斯已经成了世界性的、洛阳纸贵的畅销书作家。在中国，她也算得上是作品卖得好的少数几位法国女作家之一。“伟大”这样的字眼不合适她，可恐怕谁都无法否认她是法国20世纪后半叶最奇特的女作家。她的传奇是建立在自身基础之上的，一个殖民地孩子的故事，长大了，离经叛道，不可一世。她欣赏这个传奇，等待这个传奇，从孩提时代起。她觉得自己是在承担一种命

运，迫不及待地冲进一切机会里争取主角的地位。

1996年，她死了，从此停止了她自己一手炮制的生命传奇。她的年轻同伴，扬·安德烈亚也不见了踪影。1996年的时候，听到她逝世而去，我第一个念头竟是：她的读者是否也会像扬·安德烈亚那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呢？也是这样猝不及防的，为了中断的中断。

可她毕竟上了百科词典，拉鲁斯，或者阿歇特，有明确的生年和卒月。不管她是否受人爱戴、受人尊敬，她在这个世界始终是留下了点什么。给她的词条不会长，但往往有这样简明扼要、尽量不加主观判断的几行字：法国作家、电影家，作品的主题通常是绝对然而失败的爱情以及死亡，语言极富音乐性¹。词条的下方，会是她最常见的一张照片，戴着宽边眼镜，围着白色围脖。她自己也说过，不止一遍地说过（甚至在这本随笔里也可以读到），她不像法国人。

她写了很多书，很多文章，也拍了不少电影，虽然观众不多。她的第一本书名为《厚颜无耻的人》，五十五年前写的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《外面的世界》算不上是她最重要的作品，就像她自己在前言里说的那样，她写了很多文章，却忘得也很快。然而她从来不会忘记自己写的书，从来不会。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缘故，她同意把三十几年间陆陆续续给报纸杂志写的文章辑成集子，出了第一本，接着又出了第二本，毕竟有了她不会忘却的书的形式。

其实典型的杜拉斯作品是时下流行的“私人语言”的写作。杜拉斯不相信有除却自身之外的故事，虚构从来不存在，她说。或者可以这样说，她本身就是虚构的，有开头、结尾，有命定的快乐、

¹ 参见《阿歇特百科辞典》，586页。

悲伤和动荡。在文学史上抹去她会像抹去一个故事那么简单而不留痕迹——她知道这一点，如此才有生命与成名的局促感。她害怕“卡车”那样的旅程，永远望不到头似的。

然而《外面的世界》不是这样的作品。所谓的“外”，原来就是与“内”相对而言。热衷于私人写作的杜拉斯对外面的世界一样很感兴趣。她的工作台铺得很开。媒介——尽管她扬言鄙视媒介，政治——尽管她不承认萨特或波伏瓦的那种“介入”文学，以及一切社会的、历史的、政治的、艺术的，一切形式与非形式的，一切道德的与非道德的。

她热衷于破坏一切标准，她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莫不以此为出发点。正如她在前言里所交代的那样，她为所有的运动浪潮所席卷，难以抗拒：法国抵抗运动（和很多作家一样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她曾加入过共产党，后被共产党开除）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、反政府运动、反军国主义运动。她热爱的与其说是某一种主义，毋宁说是运动本身，运动本身所包含的动荡和摧毁的意味。她崇尚“快乐的绝望之路”，她想以自己来证明人类是可以活在绝望里的。绝望——生存，这不是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。

但是她并不热衷于建立新的标准。有一段时间，巴黎滚动式地上映她的《卡车》，差不多是一成不变的画面：卡车不断地向前开着，开着。她或许只是不喜欢封闭，不喜欢封闭的文本，不喜欢封闭的电影画面，她把解释的权力交给了她的观众和读者，如果她也有理论，一定会像罗兰·巴特那样大叫一声：作者死了！她做得出来。

她没有流派，有人把她归为新小说——据说罗伯-格里耶一年

里给她打了二十个电话，要她写点什么，于是才有了《琴声如诉》——因为她淡化主题，淡化情节，淡化时间和地点，淡化古典文学的三一律。《情人》呼唤的不是种族平等，《广岛之恋》也只是一个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的艳情故事。如果说人类到处都在书写绝望，爱、情爱或性爱都只能使人类愈加绝望。虽然《外面的世界》是新闻性的写作，仍然写满了人类的绝望之情，写满了杜拉斯的绝望之情，它的语言仍然是贴有明显杜拉斯标签的语言：断裂、破碎、局促。

我一度离这一类的语言也远了。所以在接受它之前——就在不久以前，我也和杜拉斯一样，喜欢承担“臆想”中的命运。可尽管这样，尽管真真实实地喜欢过杜拉斯，我从来没有“命定”自己和杜拉斯发生某种联系——我花了一段时间考虑。最后我想，我愿意用这种特定的方式来了结十八岁的震撼和喜欢。因为时间关系，《外面的世界Ⅱ》由黄荭承译。但愿我们可以做不同时期的杜拉斯的代言人，先前的那个更激烈一些，后来的一个要惟美一些。（注意，美也可能是个陷阱！）于是我又堕入了杜拉斯的圈套，在四十天的时间里，一打开电脑，我就会变得非常焦灼，以至于需要用电脑里那个愚蠢而机械的游戏平复内心的惶惑，平复这份断裂、破碎与局促。

事有凑巧，就在这本书行将翻译完成之际，法国《读书》杂志花了很大的版面纪念杜拉斯。看来爱也罢，恨也罢，忘却终究是需假以时日的了，虽然一切终将如冰雪消融。

袁筱一

1998年9月13日

再版序

今年的春节，在北京的冰天雪地里买过一本《电影花粉》。那是一次奇怪的不期而遇，作者在写芭铎的时候，引用了这样的话：

“她美得如同任何一个女人，但却像个孩子一般灵活柔软。她的目光是那么简单、直接，她首先唤醒了男人的自恋情结。”

小小的引号，小得几乎看不见。我终究没有耐心在书店里纠缠下去，看个究竟。以为莫名的熟悉感只是因为杜拉斯。杜拉斯真的是这样读的，不经意间撞到，撞在自己不知哪一根神经上，生生的有些疼。可是年龄越大，越知道这些疼是该忍着的。撇开自己做了这些年法国文学不说，站在一个纯粹的读者立场，她是因为这个才在中国流行的吧。就像《花粉》的作者，是因为撞到了“男人的自恋情结”这几个字。

书买下来，回到家泡上茶，在烟花爆竹声中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自己的文字，是经过自己手的，杜拉斯的文字。是自己在若干年前译的《外面的世界》里的文字。这份确认让自己觉出一丝的欣喜来。文字照出了自己的影子，自恋，又何止是男人呢。

而在那个时候，我还在译序里写：一切终将冰雪消融。

我希望消融的，是什么呢？或者说，我不希望消融的，却明知道最终一定会消融的，是什么呢？

这次不期而遇，却仅仅是个开始。没想到今年和杜拉斯的纠缠竟然要到令冰雪也无法消融的地步。这才相信，如果相遇是命定的，如果相遇被视为命定，自己是不甘心让一切如冰雪般消融的。

于是创造相遇，先是《杜拉斯传》在台湾付印，然后是在全校的法国当代文学公选课上再度讲到杜拉斯，再然后是没有轰轰烈烈，但多少有些声音的“杜拉斯辞世十周年”的活动，最后，在这年就要过去的时候，我重读了这本《外面的世界》。

几年前的回忆于是一点点地回来，当年读杜拉斯、写杜拉斯、译杜拉斯，当年的喜欢、震惊，还有当年那一点点因为疼痛到麻木的厌烦。

即便是在杜拉斯已经被译滥、写滥的今天，《外面的世界》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很多话题。因为它呈现了一个有趣的矛盾。被奉为中国小资必读作家的杜拉斯其实有大量的文字是关于“外面”的世界的。然后，再一点点地深入进去看，看她写的政治事件，看她写的社会问题，看她写的明星，看她写的艺术，会理所当然地发现，她的“外面”并没有那么外。她自始至终没有站在旁观的角度去看外面的世界，当她需要——如果我们相信她在随笔集开始所写的那段序言，当她结束一本书，需要挣脱自己，或者需要钱的时候——走到外面的时候，她仍然毫无保留地任自己冲入这个世界，被这个

世界裹挟。她观照这个世界的目光，从来不曾冷静、客观，她仍然是激烈地爱着的，激烈地爱着，所以恨，恨所有的不公平，恨所有的不可沟通；同时，也羡慕所有自己所不具备的品性：宽容和独立。

《外面的世界》因而还给了我们一个连带的命题：她的其他作品——尤其是所谓“自我虚构性”的小说——真的是如此内在吗？

不希望消融的，却明知道一定会消融，因为这个世界里所有的物质最终一定会走向结束。这其中，包括爱，包括文字。绝望来自于此，但是我们无能为力。抵抗这种绝望有两种途径：无知或是超乎寻常的，西西弗斯的勇气——那种走向灭亡，却充满幸福感的勇气。和大多数人一样，杜拉斯没有这份勇气，然而走进文字世界的人又回不到无知里。

在《美丽娜》那篇文章里，提到自己的《夏夜十点半》，杜拉斯说，于是，必须喝酒，对于爱情的结束，可以怀着同样的激情和乐趣去经历。

或者更甚于此，在杜拉斯看来，我们还可以成为爱情的作者，这是抵抗结束的一种绝无仅有的办法，就像《夏夜十点半》里的玛利亚，她说，你们的爱情会有一个作者，那就是我。

杜拉斯说，所有走向结束，以新的介入开始的爱情会有一个作者，那就是我。这才是写作的缘由。写作所包含的，是失去、绝望、孤独和激情。是面对存在的种种悖论，我们不得不做出的高贵的选择之一。远远超过了“自我虚构”的意义。超过了一个十五岁